



浙大先生书系

梅

梅光迪

梅光迪 著

陈静 张凯 编

学
案

光

迪



浙江大学出版社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梅光迪 学案

梅光迪 著

陈静 张凯 编



浙江大学出版社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梅光迪学案 / 梅光迪著;陈静,张凯编.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9.1

ISBN 978-7-308-18284-3

I. ①梅… II. ①梅… ②陈… ③张… III. ①梅光迪(1890—1945)—文集 ②中国文学—现代文学—作品综合集 IV. ①I21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120621 号

梅光迪学案

梅光迪 著

陈 静 张 凯 编

责任编辑 胡 畔(llpp_lp@163.com)

责任校对 田程雨

封面设计 周 灵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浙江时代出版服务有限公司

印 刷 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9.75

字 数 255 千

版 印 次 2019 年 1 月第 1 版 201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18284-3

定 价 52.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市场运营中心联系方式:(0571)88925591;<http://zjdxcbbs.tmall.com>



梅光迪 (1890—1945)

浙大先生书系编委会

主 编：黄华新 楼含松

副主编：沈 玉 冯国栋

编委(按音序排列)：

何善蒙 胡可先 黄厚明 刘进宝

沈华清 陶 然 王 俊 吴铮强

项隆元 张 凯 张颖岚

浙大先生书系前言

国有成均，在浙之滨。

浙江大学已经走过一百二十多个春秋。她诞生于维新图变的晚清，在近现代中国社会的风云变幻中顽强成长；她崛起在烽火连天的抗战时期，为民族续文脉，为华夏育英才，艰苦卓绝，可歌可泣；新中国成立后，她在时代大潮中分流异派，砥砺前行；20年前，同根同源的四所高校再次合聚一体，秉承“求是创新”的精神，以浩荡之势，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如今，浙大已绘就“双一流”的建设蓝图，正以奋发昂扬的志气，坚定笃实的步履，向着远大目标挺进。浙江大学的发展，与国家同命运共呼吸，她的未来，也必将随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以“东方剑桥”的雄姿屹立于世界。

浙江大学人文学院的前身是创办于1897年的求是书院和育英书院的相关学科。求是书院几经演变，到1928年发展为浙江大学，设立了文理学院，1939年文、理学院分设。育英书院1914年发展为之江大学，1940年设文学院。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浙江大学的师范学院、文学院和理学院的一部分与之江大学文理学院合并组建为浙江师范学院。1958年浙江师范学院与新建的杭州大学合并，定名为杭州大学，设中文、历史、哲学等学科。1992年，杭州大学成立人文学院。1987年浙江大学复设中文系等人文学科，1995年成立人文学院。1998年9月，浙江大学、杭州大学、浙江农业大学和浙江医科大学合并组建为新的浙江大学。1999年7月，整合原四校人文学科的新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正式成立。

在百余年的发展历程中，众多著名学者、教育家先后在浙大任教，劳乃宣、邵裴子、宋恕、张相、马叙伦、梅光迪、钱穆、张其昀、贺昌群、张荫麟、钱基博、林汉达、夏承焘、姜亮夫、胡士莹、任铭善、王季思、严群、沈炼之、蒋礼鸿、沈文倬、徐规、徐朔方、吴熊和……这些闪光的名字如奎壁星光，照耀着历史的夜空。先生们的学术事业，薪火相传，深刻影响着浙大人文学科的研究领域和学术风格。先生们的人格魅力，潜移默化，积淀而为浙大文化的深厚底蕴，也是维系校友情感的重要纽带，彰显学校实力和声誉的耀眼标识。

在浙江大学建校 120 周年之际，为系统梳理我们的人文学术传统，深入挖掘宝贵的学术遗产，生动展示先生们的人生行迹和精神风貌，继承弘扬先辈的志业，人文学院决定编辑“浙大先生书系”。该书系由两个部分组成：一是“浙大人文先生印象”系列，围绕人物，蒐集友朋、同仁、学生等对先生们的回忆、纪念、评论文章，还有先生们的诗文作品，通过生动可感的文字，多角度多层次展示先生们的生平故事与性格情怀；二是“浙大人文先生学案”系列，借鉴中国传统学术史著作“学案”的体例，立足学术，通过绍述学统，概览经典，以嘉惠学人。两个系列相辅相成，希望以此来立体呈现浙大人文学科的博大与厚重，表达我们对先辈的怀念与崇敬。

当这套丛书出版之时，正是浙江大学四校合并 20 周年之际。在这样一个继往开来的重要历史节点上，丛书的出版又具有特殊的意义。先生们的学术遗产和精神感召，将激励我们以更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投身于立德树人、繁荣学术的事业，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建构人文“浙大学派”而努力！

目 录

导论 梅光迪与近代中国人文主义·····	陈 静(1)
序与胡适交谊的由来·····	(27)
民权主义之流弊论·····	(28)
自觉与盲从·····	(32)
女子与文化·····	(35)
评提倡新文化者·····	(40)
评今人提倡学术之方法·····	(46)
论今日吾国学术界之需要·····	(53)
中国文学在现在西洋之情形·····	(59)
现今西洋人文主义·····	(66)
安诺德之文化论·····	(72)
孔子之风度·····	(81)
九年后之回忆·····	(87)
中国古典文学之重要·····	(93)
西方在觉醒吗?·····	(96)
人文主义和现代中国·····	(103)
爱国主义之今昔·····	(117)
非常时期与历史教训·····	(121)
言论界之新使命·····	(128)
斥伪教育·····	(133)

近代大一统思想之演变·····	(137)
英美合作之必然性·····	(144)
卡莱尔与中国·····	(151)
评《白璧德：人和师》·····	(162)
英国文人生活之今昔·····	(175)
国民参政会提案三件·····	(182)
致胡适四十六通·····	(187)
致张晓峰(其昀)四通·····	(250)
致竺可桢二通·····	(252)
日记选录·····	(254)

附 录

梅光迪的矛与梅光迪的盾·····	(273)
评梅光迪之所评·····	(276)
评梅光迪底《女子与文化》·····	(279)
梅迪生先生传略·····	(282)
梅迪生先生文录序·····	(285)
悼梅迪生先生·····	(287)
哭梅迪生先生·····	(289)

导论 梅光迪与近代中国人文主义

生平

梅光迪，字迪生，一字觐庄，安徽宣城人，清初著名学者梅文鼎先生后裔。梅光迪生于 1890 年，十二岁应童子试。1906 年，考取安徽高等学堂，为严复得意门生，十八岁肄业。1911 年，入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后考取官费赴美留学。起先，入威斯康星大学修习文学，1913 年转入芝加哥西北大学文理学院研读西洋文学，结识刘伯明先生。1915 年，梅光迪进入哈佛大学研究院，师从新人文主义大师白璧德，“其说远承古希腊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之精义微言，近接文艺复兴诸贤及英国约翰生、安诺德等之遗绪，撷西方文化之菁英，考镜源流，辨章学术，卓然自成一家言；于东方学说，独近孔子”。梅光迪“受业门下，最有深契”，以此与胡适展开文学革命等讨论，“虽与胡君异趣，然其高瞻远瞩，欲融会西方文化，以激发国人之情思，则独居深念，斟酌损益，盖确乎自有其真知灼见者在也”。1920 年，梅光迪任南开大学英文系主任。1921 年任东南大学西洋文学系主任，聘请其哈佛同学吴宓任教授，1922 年创刊《学衡》杂志，阐扬旧学，灌输新学，以开风气。1924 年，梅光迪前往哈佛大学文学院担任东方文学讲席，开设东方文化与哲学等课程。除 1927 年短期回国任中央大学代理文学院院长外，十余年任教于哈佛大学，立志于“传播祖国学术于海外，能使白人直接读我之书，知我有如此伟大灿烂之学术，其轻我之心当一变而为重

我之心，而我数千年来之圣哲亦当与彼哲种名人并著于世，祖国之大光荣莫过于此”^①。1936年夏，梅光迪应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邀请，任浙江大学文理学院副院长兼外国语文学系主任。1938年，遴选为国民参政会参议员。次年，浙江大学文理学院分为理学院与文学院，梅光迪任文学院院长，“思注重通才之教育，提倡人文之修养，使承学之士，闳中肆外，笃实而有光辉”，在中国文化上作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②梅光迪学识渊博，为文落笔不苟，拟撰写《中国文化述实》《近代西洋思想述实》和《近代西洋文化趋势》等著作。然而，天不假年，1945年12月27日，梅光迪先生病逝于贵阳，享年56岁。时人视为“中西文化思想上一个巨星之陨落”，时任教育部部长朱家骅挽梅光迪，称赞先生“博学重通才流播遗风开往史，清言匡大计婆娑乔木启英豪”。

复兴古学与孔教运动

1911年底，梅光迪赴美留学不久，曾致信胡适，袒露留学的初衷：

我辈莫大责任在传播祖国学术于海外，能使白人直接读我之书，知我有如此伟大灿烂之学术，其轻我之心当一变而为重我之心，而我数千年来之圣哲亦当与彼哲种名人并著于世，祖国之大光荣莫过于此。迪意欲俟三五年后大学毕业，得有博士、硕士等学位，西学足以取重于彼，又能以西文著书，当要求此邦著名之校添设中文一科，而我辈为其讲师，务使彼人能直接读我之书。此事迪若一出诸口，吾国人又当笑为病狂，可

① 梅光迪：《致胡适四十六通》（第4函），梅铁山、梅杰编：《梅光迪文存》，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502页。

② 郭斌稣：《梅迪生先生传略》，罗岗、陈春艳编：《梅光迪文录》，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242—243页。

叹！然吾与足下自当共勉之以成此志，以为祖国光。^①

可以说，阐发国学，弘扬国光，进而沟通中西是梅光迪年轻时便已确立的治学立场，“吾人生于今日之中国，学问之责独重：于国学则当洗尽二千年来之谬说；于欧学则当探其文化之原与所以致盛之由，能合中西于一，乃吾人之第一快事”^②。胡适与之观点相近，在《非留学篇》中，胡适呼吁：“先周知我之精神与他人之精神果何在？又需知人与我相异之处果何在？然后可以取他人所长，补我所不足，折衷新旧，贯通东西，以成一新中国之新文明。”^③

清末民初的国学运动，以国粹学派为主流，学人的国学观念呈现出一种超越儒学、以史代经的有意倾向，势必走向斩断宗纲，质疑儒学正统的历史叙述与价值系统。国粹学派宣称：“吾神州之学术，自秦汉以来，一君学之天下而已，无所谓国，无所谓一国之学。何也？知有君不知有国也。”周秦时期，经师传经，儒家传道，“尚能以所学匡正时君之失，裁抑君权，申明大义，无所于畏”。焚书之后，以吏为师，“君学之统以成，国学之统以绝”，“真儒之学，只知有国，伪儒之学，只知有君”。^④梅光迪认为：“近日言国粹者，曾不脱汉宋儒者之范围，登几篇宋明遗民著作及几句说经说史之语，即谓之《国粹学报》，以保存国粹自命矣。须知我辈保存国粹，口说固不可少，然尤在实行；而口说亦当洗净汉宋学说。今之言国粹者，

① 梅光迪：《致胡适四十六通》（第4函），梅铁山、梅杰编：《梅光迪文存》，第502页。

② 梅光迪：《致胡适四十六通》（第6函），梅铁山、梅杰编：《梅光迪文存》，第504页。

③ 胡适：《非留学篇》，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9），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645页。

④ 邓实：《国学真论》，《国粹学报》第27期，1907年4月。

毋怪其无效,可笑亦可怜也。”^①国粹学派宣称古学复兴,旨在弘扬周秦诸子之学,梅光迪则志在复兴以孔子儒学为代表的“古学”,“以古学救国”,赞誉孔子为古今中外第一人,“孔子之学无所不有”,“孔子集群圣之大成,诸经多其手订,又为教育大家,故凡古人学术,吾辈皆推本于孔子,亦何不可;且六艺之教具在经书,非失传也。后人之不肯为者,以沿习既久,此等事已不视为儒者分内所当为(如后世兵农分途,射御之事为兵士专门),又慑于专制之威,读书以无用为的,而后得任君主之操纵”。秦汉以降,汉宋儒生扭曲、泯灭了孔学真精神。汉代学术传承“以侥幸免祸为要,其注解遗经以远于事情不切时用上”。儒家学说流于“与人生日用毫无关者,而自不足以取世主之忌”。胡适称赞朱熹注疏经典为“千古第一伟著”,梅光迪认为程朱以诵读章句为儒生学问,颜元批判“诵读章句之为腐儒,不足为世用”。程朱理学以静坐观心为正心诚意之学,“其解格物为即物穷理,不知所穷者何理,虚无缥缈,举圣人之礼、乐、兵、农、政治、经济皆不之讲,于是圣人之学亡矣。儒者以空虚为学,皆变为无用之人矣;且其伪造三纲之说,以助专制之虐。而孔孟伦理政治学说,反对君主专制者,皆不敢道一字。种种程、朱之邪说,莫非以叛圣为归。故吾辈将来救国,以推倒汉宋学说为入手;不推倒汉宋学说,则孔孟真学说不出,而国必亡”^②。

梅光迪再三强调宋代儒学提倡心性之学,“重于诵读讲章而轻于实用,又偏重三纲之说,于是人道益苦,而读书之人均为无用之人”。相形之下,颜元解释致知格物为礼、乐、兵、农、政治、经济,最痛快、最切实。治国平天下不仅在于政治,“如工人制器利民,商贾

① 梅光迪:《致胡适四十六通》(第16函),梅铁山、梅杰编:《梅光迪文存》,第520页。

② 梅光迪:《致胡适四十六通》(第16函),梅铁山、梅杰编:《梅光迪文存》,第519—520页。

通有无,农人植五谷,皆平天下之道也”。程朱理学空谈性命,“颜李学说独得先圣精髓而与西人合”,黄宗羲、顾炎武提倡民权与礼教,皆孔孟嫡传,“三代后绝无仅有之人物,然两先生于圣学工夫终不如颜李之鞭辟近里,语语痛快,而颜李之于民族、民权、礼教亦三致意焉”^①。梅光迪称赞颜李二人能直接孔孟学脉,“宋有理学,宋乃亡于异族;有明有理学,有明亦如之。果使瞑目静坐之学有用者,其结果当不致如今日。幸有颜、李二先生者,推翻伪学以复古为学。今欲以古学救国,舍二先生之学其谁学耶?”^②

梅光迪认为辛亥革命之后,我国政治问题已经解决,接下来亟待解决的则是宗教问题。留美期间,梅光迪见闻有粗通西文之人,在西文报刊中,将今日中国的困局诿过于孔子之学,“中国当弃孔教而奉耶教,弃群经而读圣书”。此种风气日渐兴盛,以推倒祖国学术与名誉了事,欢迎外教,鄙弃国教。梅光迪指出现今腐儒有两种:“其一种并不读孔子之书,徒见耶教之盛行于欧美,以为耶教果有胜于孔教,于是主张废弃孔教,奉耶教为国教”,“其一种不出国门,略识伊唔咕啐之学,以为孔教在是,又妄自尊大,以为孔教以外皆邪教也”。此二者皆不识真孔教,但都有大害于孔教。最为忧虑者在于“欧美人士目睹吾国社会现状,以为皆孔教所致,于是极力排挤之,其如大学藏书楼中论孔教之书,皆此类也”。第一种腐儒又助桀为虐,推波助澜,“于是耶教与孔教之冲突以起”。第二种腐儒亦由此愈发仇视耶教。这造成我国宗教界潜在的巨大威胁。梅光迪强调:“故吾辈今日之责,在昌明真孔教,在昌明孔、耶相同之说,一面使本国人消除仇视耶教之见,一面使外国人消除仇视孔教

① 梅光迪:《致胡适四十六通》(第5函),梅铁山、梅杰编:《梅光迪文存》,第237页。

② 梅光迪:《致胡适四十六通》(第3函),梅铁山、梅杰编:《梅光迪文存》,第500页。

之见,两教合一,而后吾国之宗教问题解决矣。”^①

我国宗教起源于古代鬼神卜筮之说与崇拜偶像,古人本来以此说表达崇德报功之意,“并无所谓迷信,无所谓因果祸福。后世教育不讲,民智日卑,而鬼神祸福之说乘势以张”。焚书坑儒之后,“专制体成,诵经之士始以尊君为学;西汉诸儒咬文嚼字,牵强附会,务以求合时主心理,盖不如是不足以进身取容也”。今日欲得真孔教,非推倒秦汉以来诸儒之腐说不可。我国未形成孔教,“乃后世腐儒之咎,非孔子之咎。耶教之得行于欧美,乃欧美人奔解耶教之功,非耶教之果有胜于孔教也。同一大教主亦有幸有不幸耳。故曰徒法不能以实行;又曰人存政举,人亡政息”。

今日提倡宗教,“当使宗教因地制宜,以迎合于人民之习惯风俗,不当使人民变易其习惯风俗,以迎合于宗教。如吾国之敬祖、家族制,皆有数千年之历史与哲学为之根,岂可以儿戏视之,随意改置乎!”世界各国宗教皆有特定不变之阶级,“往往无文化之民族则迎新教易。若本有文化,有特立宗教之民族,其于新教也多为吸收,使于固有宗教立于宾位,决不能喧客夺主”^②。基督教具有“new interpretation, leadership and organization”三大要素方能发扬光大,复兴孔教应当效仿。民初,孔教会运动兴起,梅光迪视此为“孔教复兴之见端”^③。陈焕章撰“The Economic Principles of Confucius and His School”,“推阐孔教真理极多,可谓推倒一世”,“陈君真豪杰之士,不愧为孔教功臣”。梅光迪打算成立孔教研究会,此事未果。梅光迪自信“孔、耶一家,孔教兴则耶教自兴;且孔、

^① 梅光迪:《致胡适四十六通》(第12函),梅铁山、梅杰编:《梅光迪文存》,第514—516页。

^② 梅光迪:《致胡适四十六通》(第26函),梅铁山、梅杰编:《梅光迪文存》,第527—528页。

^③ 梅光迪:《致胡适四十六通》(第8函),梅铁山、梅杰编:《梅光迪文存》,第508页。

耶亦各有缺点，必互相比较，截长补短而后能美满无憾。将来孔、耶两教合一，通行世界，非徒吾国之福，亦各国之福也”^①。

留美之初，梅光迪有感于国学沉沦，期待胡适能成为复兴古学之伟人，使中国学术传播异域，扬眉吐气。梅氏自己计划治中学，欲合经、史、子、词章为一炉，治西学合文学、哲学、政治为一炉：“我辈决不能满意于所谓 modernization, civilization, 必求远胜于此者，以增世界人类之福，故我辈急欲复兴孔教，使东西两文明融化，而后世界和平可期，人道始有进化之望”^②。

人文主义与文学革命

梅光迪自述，1914—1915年间，一次偶然的机会读到欧文·白璧德的著作《现代法国评论大家》，从此倾慕不已，当时自己“正陷于托尔斯泰式的人文主义的框框之中，同时又渴望在现代西方文学当中找寻到更具阳刚之气、更为冷静、理智的因素，能与古老的儒家传统相映成趣，我几乎是带着一种顶礼膜拜的热忱一遍又一遍地读着当时已面市的白璧德的三本著作。对我来说，那是一个全新的世界；或者说，是个被赋予了全新意义的旧世界”^③。1915年秋天，梅光迪转入哈佛大学，成为白璧德忠实的追随者。有学者总结白璧德人文主义的精神在于中庸主义，“白璧德欲使学生先成为人文学者，而后始从事于专门也。夫为人类之将来及保障文明计，则负有传授承继文化之责者，必先能洞悉古来文化之精华，此层所关至重，今日急宜保存古文学，亦为此也。自经近世古

① 梅光迪：《致胡适四十六通》（第12函），梅铁山、梅杰编：《梅光迪文存》，第514—516页。

② 梅光迪：《致胡适四十六通》（第23函），梅铁山、梅杰编：《梅光迪文存》，第525页。

③ 梅光迪：《评〈白璧德：人和师〉》，梅铁山、梅杰编：《梅光迪文存》，第237页。

文派与今文派偏激无谓之争，而古文学之真际全失，系统将绝，故今急宜返本溯源，直求之于古。盖以彼希腊、罗马之大作者，皆能洞明规矩中节之道及人事之律。惟此等作者为能教导今世之人如何而节制个人主义及感情，而复归于适当之中庸”^①。白璧德强调欲达到真正的人文主义理想，必须遵照人事之律，在个人修养上下功夫，以个人自我的方法阐发人类共性的精华。^② 在复兴古学与白璧德人文主义的双重引领下，梅光迪形成融合“孔圣人”与西方“人文主义者”的学术旨归，以贯通中西文化为目标。此时，胡适发奋钻研杜威著作，实验主义成为胡适生活和思想的向导，奠定其哲学基础。1915年9月，胡适转入哥伦比亚大学，师从杜威研究哲学。1915年，梅光迪与胡适的人生与思想抉择，开启了两条不同的再造文明之路。

在实验主义的启发下，胡适的思想发生根本的觉悟。胡适认为文学的生命全靠能使用时代的活的工具来表现这个时代的情感与思想。文学革命就是用新的、活的工具替换已经僵化的工具。当下文学革命的核心便是提倡白话文。为此，胡适先后致信梅光迪，讨论文学革命、白话入诗、诗界革命等问题。梅光迪赞同文学革命自当从“民间文学”入手，文学革新，必须“洗去旧日腔套，务去陈言”。然而，这并非一并去除古人所用之字，另以俗语白话代替。“骤以人文似觉新奇而美，实则无永久之价值，因其向未经美术家之锻炼，徒诿诸愚夫愚妇无美术观念之口，历世相传，愈趋愈下，鄙俚乃不可言。”梅光迪认为文字为世界上最守旧之事物，文学革命需要先深入研究我国文字，“欲加用新字，须先用美术以锻炼之，非仅以俗语白话代之即可了事者也（俗语白话固亦有可用者，惟须必

① 马西尔：《白璧德之人文主义》（吴宓译），《学衡》第19期，1923年7月。

② 沈卫威：《“学衡派”谱系：历史与叙事》，江西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444页。